

大力金刚掌◎著

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妖魔，不是神怪，而是人心。

# 茅山捉妖

之  
將門虎子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起点中文网  
www.qidian.com

华人世界的《达芬奇密码》、超越《鬼吹灯》——如果你觉得网络上这些评价似乎言过其实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翻开这本书，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评价！

大力金剛掌◎著

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妖魔，不是神怪，而是人心。

之

將門虎子

# 菜山猿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茅山后裔. 3 / 大力金刚掌著. - 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80680-568-8

I.茅… II.大… III.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VI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0874 号

## 茅山后裔 之 (将门虎子)

大力金刚掌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---

787 X 1092 毫米 16 开 17 印张 250 千字

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978-7-80680-568-8

定价: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可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# 目 录

## 第一部 鼠盞之患

- |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实话实说  | 2   |
| 第二章  | 私自行事  | 7   |
| 第三章  | 一物降一物 | 12  |
| 第四章  | 冤沉海底  | 18  |
| 第五章  | 幕后黑网  | 27  |
| 第六章  | 神经性窒息 | 35  |
| 第七章  | 亮子之死  | 42  |
| 第八章  | 走廊鬼声  | 54  |
| 第九章  | 生死关头  | 62  |
| 第十章  | 碗柜    | 73  |
| 第十一章 | 冰山一角  | 77  |
| 第十二章 | 守株待兔  | 84  |
| 第十三章 | 三审刘常有 | 92  |
| 第十四章 | 画像    | 103 |
| 第十五章 | 又见李树林 | 107 |
| 第十六章 | 猴子面具  | 112 |
| 第十七章 | 遗孀    | 124 |
| 第十八章 | 卧底    | 132 |

茅山復齋  
之  
將門虎子

# 茅山猿裔

之

## 將門虎子

### 第二部 济北双塔镇

- 第十九章 遇袭李村 137
- 第二十章 虎子出山 146
- 第二十一章 黼气不止 155
- 第二十二章 水落石出 167
- 第二十三章 盗魔 179
- 第二十四章 盘龙骨 187
- 第二十五章 双塔山 191
- 第二十六章 南北双石 196
- 第二十七章 “天荒衍典” 204
- 第二十八章 异物 209
- 第二十九章 莫名康复 217
- 第三十章 无骨尸 225
- 第三十一章 白蛇进洞 234
- 第三十二章 七星连珠 239
- 第三十三章 鬼胎 248
- 第三十四章 济北双塔镇 257

# 茶山復齋

之子門將之

第一部  
鼠蠹之患

## 第一章 ● 实话实说

李二丫正在车间上班，忽然传达室老宋头进车间嚷嚷：“李二丫，有电话找你！”

“唉，那个挨千刀的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”李二丫放下手里的活，急匆匆赶到传达室，拿起听筒一听，不出所料，张毅城的班主任打来的。这礼拜已经是第三次了。

“李二丫同志，麻烦你来学校一下，教导处王主任有事找你商量！”言语间，班主任李老师很不客气。

“唉，李老师，我下班就过去。”李二丫一阵无奈，这已经是张毅城换的第四所学校了，要不是张国义在教育口路子硬，自己这孩子恐怕没有学校愿意接收。

下班后，李二丫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学校，只见教导处的王主任一脸哭丧地坐在年级组的办公室里，旁边的李主任满脸通红地坐在那儿运气，张毅城站在边上仰着脸满不在乎。

“王主任，真是对不起。”李二丫已经没词了，一个礼拜之内来学校三次，用句现在的俗语也算上演帽子戏法了。

“李同志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有点事找你商量。”王主任哭丧着脸把李二丫拽到了办公室外，“李同志，我知道张毅城同学是吴局长的侄子，但是……”王主任支支吾吾的仿佛有难言之隐。

“王主任，毅城的事属于我们家长教育不好，我跟您保证，不管今天出

了啥事,以后绝对不会再出了。”李二丫跟王主任一个劲地作揖。

“李同志,今天的事已经不能再稀里糊涂了,所以……”王主任满脸尴尬地跟李二丫嘀咕了几句。

“什么?劝退?”李二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张毅城在这学校上学还不到一个学期,怎么又要劝退啊?“王主任,您再想想办法,回家我一定好好教育。”

从王主任的嘴里,李二丫得知,这回确实出了大事,张毅城班里有一个叫柳蒙蒙的女同学,品学兼优,长得又乖巧,十分受老师们的喜爱,是班里的班长兼学习委员,绝对是考重点高中的料,可是前些日子,张毅城硬说这个柳蒙蒙天天背着个吊死鬼上学,吓得柳蒙蒙哇哇地哭。这还不算,后来,柳蒙蒙的文具盒里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根线绳,张毅城仔细地看了半天,说这条线绳是蛇精,全班的同学哈哈大笑,但这个柳蒙蒙当场却吓尿裤子了,没过多久,柳蒙蒙的家长来到学校,说柳蒙蒙病了,要办理休学手续,老师问啥病,家长也不说,所以老师怀疑是张毅城把人家吓得不敢来上学了,便去柳蒙蒙家家访,结果一去不要紧,这柳蒙蒙就跟疯了一样,铅笔盒、酒瓶子、书本一通砸,硬是把班主任砸跑了,家长拦也拦不住,所以班主任李老师认为是张毅城胡说八道刺激了柳蒙蒙,甚至说让柳蒙蒙同学患上了某些精神上的疾病。这事一出,张毅城还能在学校里待么?

李二丫没辙,把张毅城带回了家里。一进家门,劈头盖脸就是一通大嘴巴,“你个不争气的东西,让你好好念书,你却跑去给人家胡说八道!我打死你个小王八蛋!”

张毅城一不躲,二不叫,就硬扛着李二丫的嘴巴,这一扛不要紧,李二丫越打越来气,正打着,外边有人敲门。

李二丫开门,原来是张国义,扛了一袋米拎了两瓶油,“嫂子,刚才来你不在家。哟,大侄子,咋啦?挨打啦?”

张国义放下东西,看着李二丫气得满脸通红,“哎,嫂子,孩子不能打啊,根据教育心理学分析,孩子要总是受体罚,更容易误入歧途啊!毅城,过来跟老伯说说,又惹啥祸啦?”张国义虽说没什么高学历,但前两年职称考试多少也背了两段,隔三差五也能蹦出两句术语。

张国义这么一说,张毅城才开口,“我看着那个柳蒙蒙就是背了个老头上学!还有,她铅笔盒里的绳子就是蛇精!老师说做人要诚实,我实话实说,我妈还打我!”说着跑到张国义怀里哭开了。



“嫂子，这事不能怪毅城啊。”张国义点了根烟，“当年庆爹他，不也是……”

“信不信搁一边，现在学校又不要他了！”李二丫气还没消。

“学校好说，全天津好几百个学校呢，一个学校上一个礼拜，初中也毕业了，到时再找个中专一上，不就结了嘛，嫂子你生那么大气干吗？”张国义对自己这个宝贝侄子喜欢得不得了，一向是有求必应，“来，二大爷带你坐汽车去。嫂子，今天这么晚了，你也别做饭了，咱外边吃去。”自从张国忠上次回家给了他100万港币，张国义也潇洒起来了，基本上顿顿“下馆子。”

“嫂子，毅城的事交给我办，你就放心。来来吃菜。”张国义夹了一筷子菜放在张毅城碗里，“跟老伯<sup>①</sup>说，到底咋啦？”

没等张毅城说话，李二丫先把教导主任的话复述了一遍，“你说这倒霉孩子，她背她的老头，你念你的书，显你能耐是吧？”

“嫂子，我看这事不简单，要不这样，让毅城明天跟我去一趟那个什么女同学家，要真是神经病，就算他们家倒霉；要真是有事，等我哥回来让他去弄去，等那孩子病好了，回学校上课了，再让家长去解释解释，毅城不也能回去了吗？”说实话，张国义从心里也不愿意再找学校了，虽说是局长秘书，但总找学校毕竟不是个事，而且这学校目前是越找离家越远，万一再远点需要住校，这初中孩子没人管，岂不是更要闹翻天？

第二天正好是礼拜日，张国义开车带着张毅城来到了柳蒙蒙家。

“你好，我是市教育局的，来您家了解一下情况。”张国义把工作证递给开门的主妇。

“哦，是市里的同志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主妇打开门，发现还跟了个小孩，“这是……”

“我是柳蒙蒙的同班同学，来慰问慰问她。”张毅城年纪虽小，但心眼不少，此时该说什么话，根本就不用张国义教。

“哦，快请进。”主妇满脸的愁容上略微有了些笑容，这个主妇不是别人，正是柳蒙蒙的母亲。

根据柳蒙蒙的母亲所说，家里本有三间平房，两口子住一间，柳蒙蒙自己住一间，还富余一间，于是出租给了一个老大爷，好几年了都没什么事，但最近老大爷得了病，几个儿女都不管，老人家一时想不开，在房子里上吊了。最开始家里只是觉得别扭，但没想到没过两个月，女儿就出了这个事。

“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啊，”张国忠拿出烟道，“能抽烟吗？”

“我姓孙，您抽您的。”主妇的脸上迅速恢复了愁容，“带着孩子去医院看过，大夫说是瘰疬，没法治啊。现在，蒙蒙只能捆着了。”说罢，主妇竟然呜呜地哭开了。

“你别怕，上级一定给你想办法。”张国义假模假式地道，“能让我看一眼蒙蒙吗？”

孙太太带着张国义到了柳蒙蒙的屋里，只见柳蒙蒙正背对这门口坐着，身上捆着好几圈麻绳，柳蒙蒙周围的墙上，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，而柳蒙蒙的双手也是血淋淋的，听孙太太叙述，这是柳蒙蒙发狂时用双手抠墙皮所致。

张国义凑到柳蒙蒙跟前，伸出手摸柳蒙蒙的肩膀，此时张毅城忽然大声一吼，“别碰！”张国义一听心中一动，刚想把手往回缩，只见柳蒙蒙忽然侧过头嗽的一声，照着张国义的手腕子就是一口，幸亏张国义反应快，一抽手躲开了，“我操，这孩子啥毛病？”转瞬，张国义发现自己说错话了，“哦，我是说，这孩子怎么还咬人？”

孙太太并不在乎，“就这样，她爸捆她都得戴着棉手套。”孙太太这么一说眼泪又下来了，“咸水沽、静海的先生（咸水沽是天津的郊区，静海县是天津市的郊县）都请过了，说是吊死鬼和蛇精，你说我不信这玩意儿吧，眼睁睁的医院就是看好不好，你说这可怎办啊？”

“真是这样。”张国义喃喃道，转过头偷偷对张毅城说，“毅城啊，你妈冤枉你了，我回去跟你妈说，咱走吧。”

“老伯，等等，柳蒙蒙挺怪的。”张毅城歪着脑袋，斜眼看着柳蒙蒙，“老伯，你得想办法让我看一眼她的脸。”

“你个小王八蛋，还嫌你闯的祸不够啊。”张国义也不耐烦了，“赶紧跟我走！”说罢要去拉张毅城的胳膊，可就在这时候，张毅城忽然快步到了柳蒙蒙的跟前，把头探出去看她的脸。

“唉！”张国义的心立即就提到嗓子眼了，倘若像刚才一样让侄子被咬上一口，回去可咋跟嫂子交代？“毅城，回来！”张国义赶忙上前一把握回了张毅城。

“老伯，柳蒙蒙的病，我就能治。”车上，张毅城小大人般的和张国义叨叨。

“我告诉你，你爸回来之前，我不许你瞎胡闹。”张国义边开车边吓唬，“你要是敢瞎胡闹，你爸回来打折你腿我可不管。”

“老伯，你不懂行，这东西也让我爸去，杀鸡焉用宰牛刀啊？”张毅城此时俨然一副小大人的语气，“老伯，你能别告诉我妈么？”说罢张毅城在张国义旁边一通嘀咕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张国义开着车差点撞到隔离带上。

---

注释：

①关于张毅城应该管张国义叫什么的问题，经本人再三核实，应该为“老伯”（读音为“老掰”），在天津，只有父亲的哥哥才称为“大爷”，而父亲的弟弟则称为“伯（掰）”。

## 第二章 ● 私自行事

“拆人家房子？”张国义牙都倒了，柳蒙蒙家那间有人上吊的房子，左右都有邻居，还是旧社会的老式瓦房，仅在房子后面有一条小窄胡同，拆这个房子，如何拆法？需要多大工程量？

“我说毅城啊，你能看出来，老伯佩服你，但你可别逞能。”张国义根本没把张毅城的话当回事，“这几天先在家老实待着，你爸回来之前，我不许你出门！”

“老伯，那我爸，啥时候回来？”张毅城歪着脑袋问。

“怎么说还得一个月吧。”张国义也拿不准哥哥啥时候回家，“明天我打个电话问问。”

“老伯，刚才我看那个柳蒙蒙的脸了，再拖最多半个月不想办法，她就治不好了。”

“去！别胡扯八道！你姥爷那病拖了两三年都让你爸鼓捣好了，她这东西一个月不到，我告诉你毅城，你也不小了，也该懂事了，你爸现在不在家，就别惹你妈生气。”

“老伯，我不是胡扯。”张毅城的语气真跟个大人似的，“我爸那几本书我都看过，大大爷（指老刘头）也老教我，柳蒙蒙和我姥爷不一样，她是小孩，而且是女的，再有，她身上不止一样东西。还有啊，二大爷，如果再拖上一礼拜不想办法，她光饿也饿死了。”

张毅城这话说得张国义心里一哆嗦，虽说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，

但心想这小子平时最爱往老刘头家跑，老刘头没儿女，所以这对老夫妻特别喜欢小孩，老刘头也有钱，认识王子豪以前，老刘头就老是五块十块地给孩子塞零花钱，想必也没少教这小子仙术大法，而且仔细想想，这小子说得也在理，男女放一边，当初李大明是个壮汉子，尚且皮包骨，而此刻的患者是个十来岁的小女孩，别说是这些歪门邪道，就算是普通感冒发烧，抵抗力也比李大明差远了去了。

“那，你说的话，谁能信啊？”张国义有点动摇了，万一这个柳蒙蒙要是真有个好歹，这事在教育口传开，别说自己是局长秘书，就算自己是局长本人，张毅城也够呛再能找到学校。

“你信就行啊！”张毅城发现张国义动摇了，立即神气十足，“老伯只要你信，我就放心了，天津没有老伯你办不了的事！”

这马屁拍的太是地方了，张国义本是混混出身，以前的哥们儿就算有几个做小买卖发家的，但于公于私，还是感觉自己才是哥们儿弟兄里混得最好的，有门路啊！谁家孩子不上学啊！想上好学校又没本事考高分，就求得我张国义！此刻张毅城这马屁正拍到点上，把张国义拍得满面春风，“行！只要我大侄子有把握，我就找人办！”张国义哼哼起小曲，一句话，拍美了……

按张毅城的主意，张国义并没开车送他回家，而是直奔老刘头家。

“哎哟，城城来啦！”陈婶（老刘头的媳妇）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，自从上次转学离家远了之后，张毅城至少两个月没来了。

“陈婶，有点事找您帮忙。”张国义挺不好意思的，“您得帮我们演场戏……”

第三天，柳蒙蒙家门外。

“哎哟，张同志是您呀，真麻烦上级了，给你们添的麻烦够多了。”孙太太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“孙同志，这次不是麻烦上级，上次我听您说了蒙蒙的事以后，就想，像蒙蒙这样的三好学生，要是因为身体不好而耽误学习，太可惜了，将来社会又少了一个栋梁。”张国义拼命琢磨词，“所以我帮您请了位姑姑来，帮蒙蒙看看。”这话说得连张毅城都直咧嘴，这都哪对哪啊。

等孙太太把门开了，彻底傻了，只见张国义身后不但跟了个一脸严肃的老太太，而且跟了一帮建筑工人，不远处还停了一辆“130”卡车，水泥、沙子拉了半车，还有梯子和钢管，更没谱的，还跟了一个长得跟王连举（《红灯

记》里的叛徒)差不多的主儿,晃晃悠悠贼眉鼠眼,穿着一身“疙瘩派”的唐装,胳膊上还架着只鹰(说是鹰,其实按大小,充其量是个“鹞子”)。

“张同志,这是……”孙太太吓得有点发傻。

“哦,这位是陈姑,这位是孔大成先生,都是来给蒙蒙看病的。”这话说得连张国义都没底气了,要说陈婶化化妆扮个跳大神的,勉强也能说得过去,但说这个孔大成是来治病的,无论如何也不像啊(孔大成是张国义的狐朋狗友之一,家里有点钱,属于那种整天提笼架鸟斗蛐蛐玩鹰的类型,此次张毅城让张国义无论如何找一只鹰来,张国义只能把他找来了。)

“孙同志,为了治好蒙蒙的病,你得做出点牺牲啊。”张国义一脸的严肃。

“什么……牺牲?”孙太太吓得够呛。

“是这样……”张国义凑到孙太太耳根子底下一通嘀咕。

“什么?”孙太太满脸惊愕,“拆房子?”

“对,不过你放心,我带工队来了,拆完给你盖回去。”张国义拍着胸脯,“你放心,拆房子的钱组织上给你出了!”张国义这号人一旦有了俩钱,基本上就会到处充大尾巴狼,尤其是在自己哥们儿弟兄面前,一定要有领导的气概。

“那蒙蒙不会有事吧?”孙太太还是有些担心。

“阿姨,我们保证她没事,我们根本就不用进她的屋。”张毅城在一边搭腔了,“我保证柳蒙蒙同学不出半个月就能回学校上课!”

孙太太望着张毅城,莫名其妙的就有一种信任感,看着这孩子胸有成竹的神态,俨然是那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模样,不像会说谎的,而且干脆说,眼前这个孩子的神态,根本就不像是十来岁的孩子,而像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。俗话说“有病乱投医”,就算眼前这帮人说的是假的,但孩子的病连医院都没办法,自己又能怎么办呢?

“那辛苦大伙了。”孙太太把众人让进屋里。

走到院里,陈婶假模假式地扭着屁股左看右看(陈婶以前是唱戏的,装巫婆蛮像),渐渐溜达到了原来租房大爷上吊的屋子里,扒头看了看,“这房子吊死过人吧?”

这话一出,孙太太眼睛立即瞪圆了,心想神仙啊,我一句话没说,这位姑姑就看出来了,其实这都是张国义昨天教的。“对、对,您真是神了。”

“嗯,就是这间。”陈婶一挥手,几个工人进屋就搬出了家具,蹬梯子上

房一顿拆。

眼看着几根檩条都露出房顶了，工人站在房山上一较劲，一根根大木头房梁咣当都砸在屋子里。

“都拿走烧了！”陈婶不敢多说一句话，生怕漏馅。

倒上一瓶子汽油，熊熊大火立即烧了起来，这火一烧不要紧，只听柳蒙蒙的屋子里瞬间传来嗷嗷的叫声，孙太太一听差点瘫在地上，张国义和那个酷似叛徒的孔大成立即到了屋子里，只见柳蒙蒙虽然身上捆着绳子，但却仍然在用小手抠墙，一丝丝的血痕竟然从眼睛里流了出来，表情痛苦无比，满墙满手都是血。

“看个屁！快上去拦着啊！”张国义对孔大成吼道。

“张哥，咱不是说好了，这事你说这邪的歪的都你来吗？”孔大成虽然也是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拼出来的，但对于这种邪乎事还是心存恐惧。

“你小子他娘的！”见孔大成心虚，张国义从手巾架上拿了条毛巾，准备往上上，但此时心也虚，他可是听哥哥说过这玩意儿有多厉害。

正在这时候，张毅城也进来了，看见张国义不敢上，自己从兜里掏出一块死玉（从老刘头的抽屉里拿的），“老伯，把这个塞他嘴里！”

张国义看了看玉，脑门子立即就是一层汗，这敢情好，本来怕的就是柳蒙蒙咬人，还要往她嘴里塞东西！

这时候孙太太扶着墙也进来了，“你们要干吗啊！你们要把蒙蒙怎么样啊？我、我跟你们拼了！”说着就扑向张国义。张国义一看，心说完蛋，这身臊算是惹上了，万一柳蒙蒙出事，自己也别想好过，想罢恶狠狠地瞪了张毅城一眼，心说：“你个小兔崽子不是说没事吗你？等回去再跟你小兔崽子算账！”“您放心，这是正常现象，我以组织的名义，保证蒙蒙没事！”张国义边想边应付孙太太。

正当这时陈婶进屋了，“住手！好心当成驴肝肺！我们在这儿救人，你跟着捣什么乱？退下！”这语气俨然跟地主婆没什么两样。

陈婶这一吼，还真管用，孙太太瞪大了眼睛，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哭开了，“我的蒙蒙啊！”显然，近期柳蒙蒙的症状已经让孙太太的精神受了很大刺激，似乎有些不正常了。

“孙同志，你光哭也不是办法，你得配合我们啊！”张国义蹲下，和颜悦色，不愧是红卫兵头子出身，关键时刻不忘关键事。

“呜……张同志，刚才误会你们了，我能干什么啊？”

“你对蒙蒙的病情比较熟悉，”张国义递上死玉，“你得把这个塞到孩子嘴里。”这可好，张国义充分发挥了当年“你冲锋、我掩护”的领导精神，这活反倒推给孙太太了。

“嗯！行！”孙太太接过死玉，看都没看，眼神里透露出一股女人特有的凶狠，转头出了屋，不一会儿，戴着一双特制的厚棉手套进了屋，冲到柳蒙蒙跟前一把按住了柳蒙蒙，用一只手掐住柳蒙蒙脖子，另一只手狠了命地把死玉往柳蒙蒙嘴里塞。

眼前的一幕，把张国义和孔大成两个大老爷们眼都看直了，女人啊，可怕！此时只见柳蒙蒙嗷的一声叫，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孙太太一个成年人竟然拗不过她。

“看个屁啊，上啊！”张国义和孔大成受孙太太感染，也来了精神，两个大老爷们一个按腿，一个按身子，这时候陈婶把炒菜铲子递过来了，“用这个！”张国义一回头，也管不了这陈婶从哪儿找的铲子了，接过铲子直接撬嘴。

说来也怪，死玉塞进柳蒙蒙的嘴，柳蒙蒙立即不挣扎了，只趴在床上呼呼喘气，不一会儿，哇的一口黏黏糊糊的红水吐了出来（这黏水跟当初李明吐的可不一样，不臭，毕竟时间短，还没形成多少“怨秽”），顿时不动了。

张毅城虽说胸有成竹，但毕竟还是第一次实际操作，此时看着这黏黏糊糊的红水，忍着恶心，用卫生纸捏起了死玉。“这个，咱得到郊区埋了。”

“蒙蒙好了？”孙太太戴着棉手套慢慢捧正了柳蒙蒙的脸，此时怪事又出了：柳蒙蒙闹倒是不闹了，反倒在床上蠕动起来，舌头开始和蛇吐芯子一样一吐一吐的。

张毅城拽了拽陈婶的衣角，陈婶会意，咳嗽了一声，“孔先生，把鹰放了吧。”

此时已经吓得满头大汗的孔大成连忙点头，从鹰爪子上解开了绳子。只见这鹰叫了一下，立即在屋子里乱飞开来，扑拉一下落在屋子最高的立柜上，此时，张毅城从身后偷偷地打开了门。



### 第三章 ● 一物降一物

看着门开了一条缝,这只鸽子扑拉拉飞出了门外,落在刚拆完的房顶上,孔大成的心提到嗓子眼,这鸽子可是花200多块钱买的,自己光训就训了一个月,如果飞跑了,200块钱是小事,光这一个多月的工夫可就白搭了,不过担心归担心,此刻这种前所未见的诡异氛围,让这孔大成也没敢吭声。

“大伙都别出去!”张毅城偷偷拽了拽陈婶衣角,陈婶会意,煞有介事的大喝,从窗户里看着对面房顶上的鸽子,“有人在它不敢下来!”

只见那鸽子站在房顶子上向下看,一扑棱飞到墙根,开始跟鸡一样用爪子刨地,不时地发出尖锐的叫声,刨着半截,忽然往后一扑棱,双翅展开,张着嘴对着墙根左右乱绕,此时孔大成眼睛都直了,“陈婶,不不不,陈姑姑,它这是干嘛吗呢?”

“别说话!”陈婶假装义正词严,说句实话,陈婶自己也想知道这鸽子到底要干吗。

此刻心里最美的是张国义,不为别的,眼前这一切足够吹牛的资本了,何况还有个孔大成作证,更何况,这种自费找门路,帮助素不相识的学生解除病症重返校园的事迹,写份材料报上去,添点油加点醋再煽点情,拿个市级标兵劳模,问题是不大的,没准就升了!正美着呢,忽然觉得背后有人摸自己,本能地回了下头,这一回头不要紧,差点把隔夜尿都吓出来,只见原本趴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柳蒙蒙,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自己跟前,两